



民間信仰與臺北盆地的發展

文／李道勇 圖／編輯部

▲ 艋舺地區的龍山寺。

閱讀《源》雜誌，從〈愛的甘露〉單元啓發，想起艋舺「龍山寺」，因而興發下筆寫作〈民間信仰與臺北盆地〉一文，也想回味一下，當年擔任古蹟解說員的往事。

俗語「一府、二鹿、三艋舺」，很容易抹煞新莊的表現。在乾嘉慶年間，新莊的帆船可從八里直上桃園大溪，後來因大漢溪沖毀碼頭河岸，新莊熱鬧商業繁景才告中落，艋舺才起而代之，但艋舺繁榮不久，也遭同樣命運，於是大稻埕取而代之也連結大龍峒，呈現一片商業榮景。其實臺北盆地的發展，以前幾乎都仰賴淡水河、基隆河、新店溪、大漢溪的水路。

乾隆 51 年（西元 1786 年）林爽文攻陷新莊，嘉慶 9 年（西元 1804 年）蔡牽大掠新莊，艋舺「龍山寺」的兵勇，都曾援手相助，雙方寺廟，都常互有往來；道光 14 年（西元 1834 年）年閩、粵械鬥，泉州人占優勢，客家人留下「三山國王廟」變賣田產遷往桃園中壢。（廣福宮「三山國王廟」，沒有和艋舺「龍山寺」往來）。

艋舺民間信仰，大多從原鄉傳來。艋舺無「龍山」，卻有「龍山寺」，艋舺人從晉江安海鄉的「龍山寺」分靈來「觀世音菩薩」。艋舺原有同安人主祀的「霞海城隍」，但在咸豐 3 年（西元 1853 年），艋舺三邑人的頂郊（如同今之貿易商），

與同安人的下郊。發生械鬥，同安人敗走大稻埕，也帶走「霞海城隍」。

先民到臺灣，流血流汗，還遭受地震、颱風、洪患、瘟疫來肆虐剝奪生命，保護生命安全的神明也就大受膜拜，像艋舺「龍山寺」中殿的「觀世音菩薩」，後殿中間，安座的「天后媽祖」，左祀「水仙尊王」，民衆感謝祂的保佑得以渡過澎湖黑水溝；右祀「註生娘娘」、「十二婆祖」、膜拜「臨水夫人」免得生產困難。艋舺「龍山寺」後殿其實就類似濱臨基隆河的「慈佑宮」，但「慈佑宮」卻因杜姓接生婆而一度變成「十三婆祖」，甚至溯源而入汐止「濟德宮」。「龍山寺」後殿也類似大龍峒「保安宮」，只是「媽祖」換成「保生大帝」；「龍山寺」左後殿「文昌廟」，裡面就有紫陽夫子—朱熹，右後殿拜武聖—關聖帝君，可說文武兼備。（新莊的文武廟卻各自獨立）。

先聖先賢以及獎善懲惡的神明固然要祭拜，凶神惡煞更不能得罪，像在「龍山寺」附近的青草街，就有座「大眾爺廟」，祭祀械鬥、天災地變、瘟疫中喪生的孤魂野鬼。艋舺也照新莊的民間信仰祭孤、普渡，但是「大眾爺廟」卻不如新莊宏偉，新莊還發展出有別於「八家將」的「官將首」陣頭。兩地都有「地藏王廟」，不僅保佑往生者得以前往西方極樂世界，也能掌控孤魂野鬼。

在艋舺「龍山寺」的附近還有個「青山王宮」，祂等於取代被同安人帶走的「霞海城隍」。不過惠安人從原鄉分靈的「靈安尊王」卻變成艋舺的保護神，每年農曆十月廿二都要暗訪三天，其祭典盛況空前。

類似「青山王」的，還有位於康定路和平西路的「集義宮」，廟內主祀朱、池、李三王爺。閱讀廟內沿革誌，就會發現寺廟與地方發展的緊密關係，由於「集義宮」鄰近艋舺車頭，因此南來北往，進山採集樟腦的「腦丁」們，都會到集義宮請王爺保佑—既有朱王爺精通藥理，又有勇冠三軍的池王爺護身。

康定路過西門國小的「助順將軍廟」（晉德宮），據說是南明吏部、兵部尚書的黃道周分靈，他是漳州府銅山人，不降清兵而死。由此可見在泉州人勢力範圍邊緣，已經出現漳州人立廟供奉原鄉的神明（不過漳州人主祀的開漳聖王遠遠在內湖），當時的艋舺與大稻埕之間已經接壤，沼澤已被填土。

「集義宮」與「晉德宮」之間，還有個安溪人祭祀的「清水祖師廟」，安溪人大多在景美溪聚集而居，他們也因茶葉產銷而與艋舺互有往來。沿著新店溪就能進入景美溪，不過安溪人除了祭祀「清水祖師」外，也祭祀「保儀尊王」，即唐朝安史之亂死守睢陽的張巡，俗稱「梏公」。連北投「集應廟」也隸屬於景美「集應廟」

的「高梏公」系統（景美甚多高姓家族），每五年一次迎香遶境，北投自景美「集應廟」迎回「保儀尊王」（老祖）及林氏夫人（老媽）駐駕北投「集應廟」。清光緒 10 年（西元 1884 年），艋舺「祖師廟」的「清水祖師」還曾出征淡水河口，抵抗法軍而成為「落鼻祖師」，獲頒「功資拯濟」高匾，更使「落鼻祖師」從丘陵地紅遍北海岸。

臺北盆地的發展，今天已不再依賴淡水河、基隆河、新店溪、大漢溪的水路，

而是由淡水信義、松山新店、中和新蘆、板南等線捷運所取代。以後更有環狀線、萬大中和樹林線、民生汐止線社子線，臺北盆地將完成「雙城記」的故事。

我一再提起『艋舺』，為何不使用『萬華』二字？因艋舺語音 Monga 才是凱達格蘭的發音，從臺灣到菲律賓、印尼的南島民族，都把小船稱為 Monga，因此我不使用 wanhua 來稱呼我存活 80 年的故鄉。源



▲ 早期臺北盆地的發展，依賴淡水河、基隆河、新店溪、大漢溪等水路。